



俞妍近影 (本人供图)

俞妍，省作协会员，省第三批新荷计划青年作家人才，慈溪市作协副主席，现供职于慈溪教育系统。2011年开始发表小说，作品散见于《清明》《长江文艺》《安徽文学》《四川文学》《朔方》《雨花》《黄河文学》等杂志。已出版短篇小说集《青烟》《蜗牛》。近日，俞妍的短篇小说《陪夜》，在2017年第三期《十月》杂志发表。本刊刊发俞妍的短篇《藕粉糊》，以饯读者。

藕粉糊

俞妍

书桌上的那堆苹果皮，一圈圈蜷缩着，像几只红皮耗子。“现在别烦我……”他嘿嘿笑着，她听到空调外机在隆隆作响。走出书房，才感觉到温差。她卷起袖子，深入冰冷的水里去抓槽底的活塞，手有点滑，试了好几次才揪住。水咕咕叫了几声，慢吞吞地流下去。几滴水溅起来，跳到脸上，也没有伸手去擦。她只是呆呆地望着漩涡，见它如鼓胀的气球一点点泄气。而那条光手臂，早已冰凉。

藕粉没有预想的那样凝成晶亮的糊，她失望地丢掉调羹。“那我睡了……”没有回转身，却很清晰地听到他僵硬的脚步。她从碗里捞起调羹死命搅拌，碗里仍是乳白的水。端起来喝一口，甜里带着一点涩，不如糖水好喝。她毫不迟疑倾倒在水槽里。

钻进被窝，泪水就出来了。她吸了吸鼻子，给儿子掖被子。儿子还保持着婴儿时的睡姿，仰着身子，双手握成小拳头做投降状。旁边的小床传来微鼾声，但她清楚男人没有睡着，那小山般拱起的被筒，不到五分钟又换成了另一种样式。

眼泪还在欢奔。她在枕头边来回摸索，找不到一张纸巾，只得将头埋入被窝。被筒里黑漆漆的，她像堕入了另一个世界，让人窒息。她按着鼻翼，伸出头来。窗外是一条马路，除了车辆来回交错的灯光，什么都没有。她忍住泪，呆呆地望着天花板，试图让脑海成为美妙的仙境：星星、湖泊、粉红的荷花、如酒的阳光、自由飞翔的天鹅……平日失眠时想象的美景，如一部唯美电影在脑海里放映。

小床震动。吱嘎的声音如压抑的叫骂在喉咙里来回滚动。借着微弱的光，她能看到被筒在烦躁地起伏。隐约中，又听到铁链撞击声和犬吠声再次响起。她猛地记起睡前忘记给阿旺喂食了。家里的狗都不省心，每天晚上十点前还得吃一顿夜宵。

搞定阿旺回来，碰到男人在上厕所。没有开灯，仍觉察到他的脸泛着冷光。她装作没看见。几分钟后，小床的声音放肆起来。她的手紧握成拳，身体的好几个部位像受了感应，小腹处好像有蚂蚁在噬咬。果然，十分钟后，她起来上厕所，发现地板上蜷缩着一圈卫生纸，白花花的，那么扎眼。他在这方面总是很节约的，哪怕只是一个套子！

胃，开始翻江倒海。她毫不顾忌地打着空嗝，声音有些夸张。小床的动静渐渐小了，上面的人像追逐到了猎物，已精疲力竭。她颓然地闭上眼，感觉身体在往下沉，就像以前梦见自己走在桥上，桥突然坍塌了一样。胃里的馋猫上蹿下跳，怎么努力都阻止不了它的呜呜。

她穿着拖鞋走向厨房。那袋藕粉还在灶台上。她掏出一小包，轻轻揉捏着，隔着塑料包装袋，都能感到里层的细滑。

换个新碗。随手将那个月牙缺口碗塞到橱柜最里层。有些事，自己就是这么迷信。“将藕粉倒入碗中，加少许冷水调匀。加入开水，边搅边加水……”她默读着包装袋上的注意事项，对照着一一操作。当热水充满碗沿时，赶紧搅拌。糊凝成了，但很厚，全聚在调羹里，舌尖一舔，才知道调羹里的粉根本没融化，碗里的糊依旧稀薄。

她茫然地抬起头，目光撞在不锈钢高压锅上。那里映照出蓬乱的头发和一张变形的脸。自来水从手背上冲下来，冰冷的手指含在嘴里，咬着。手指很疼，牙齿很冷。再重复一次吧。这回改用筷子搅拌，最后呈现在面前的，竟是一碗浑浊的乳白色液体。该死的藕粉糊！碗筷滚进水槽，她找来半包饼干，狠狠嚼起来。

鼾声如雷，他睡得那么安稳，看不出有别的痕迹。她蹙着眉，走到窗前。推开窗，潮湿的冷气肆无忌惮地侵入——外面起雾了。路灯四周似有无数飞虫在狂舞，行道树连成了一片，马路上偶尔驶过几辆汽车，光柱从地面一直划到楼层窗户，他们的卧室像浮在虚空中。

她恍惚了一下。这场景似曾相识，仿佛多次在梦中出现。

脑海里蹦出一个念头，像幽灵，吓了她一跳。她迟疑着，还是走向杂物间，翻出一个小巧的皮箱。那个皮箱结婚后只用过一两回，底端的皮竟已磨损。她把平时换洗的衣服都塞到里面，顺手又塞进一叠钱，不多，四千块，昨日刚发的工资，还没来得及存银行。

做完这些她又走回卧室。儿子和他枕边的“喜羊羊”都睡得很安静。她亲了亲儿子的额头。另一张床上，男人的鼾声已进化为一种烟花的器响。她盯着他微微翕动的鼻息，别过脸。

一步一步走出卧室，好像许久没有这么慢节奏了，好像走了一个世纪。她披上羊绒大衣，提起皮箱走到大门口。门开了，夜风扑过来，灌进她的脖子，她打了个寒战，低头看见黑乎乎的楼道如一个巨大的吸盘。她吃了一惊，不由搁下皮箱，退了回来。她不知道自己该走向哪里，她去了客厅间旁边的盥洗间。

灯亮了。亮光像一张巨大的塑料膜笼罩下来。只听得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，三五只蟑螂在眼皮底下流窜。她踩着双脚，跳踉跄舞似的，还是没有踩死一只。抬起头看镜子，差一点失声尖叫起来。镜子上，两只红得透明的嫩蟑螂傻呵呵地趴在两只漱口杯沿上，一只翘着屁股，另一只扬着头顶的触角。

镜子里，女人的嘴角都弯了。她拿起两只的漱口杯，那只小蟑螂睡着了似的趴着不动，另一只蟑螂扭了几下屁股，从男人的杯口爬到了牙刷上。只有她的漱口杯，干干净净的，貌似没被污染。

她抽出两张餐巾纸，左右开弓，揩死了它们。清理着蟑螂的尸体，泪水再一次涌出来。她拎着两父子的杯子对着水龙头冲洗，任冰冷的水刺在手背上。她听到自己的牙齿咯咯响，但她的脸却像烤了火似的，两颊绯红。埋头对着镜子，她似乎忘记了那小皮箱还孤零零地立在门口……

太阳出来了。第二天早上，太阳像一张喜报，早早贴在东方。带着一身露水回到单元楼时，很多人与她打招呼。

掏出钥匙打开门，发现屋里异样的亮堂。桌椅板凳干净明洁，扫帚拖把各就各位，地板上泛着亮光，像刚被拖过。走到厨房，见儿子踮着脚在灶台上忙着什么。

“你在干什么？”“我在泡藕粉糊。”儿子的双手白花花的，灶台上冒着烟气。

“妈妈，您喝一口，很好耶……”儿子捧着一个缺口的碗，递到她面前。她瞄了一眼，碗内的糊亮晶晶，凝结得像一块水晶。低头喝了一口，津甜，清香，润滑，不腻。

“你怎么泡的，很成功呀？”她笑着问。“我随便弄的……妈妈，一大早上你哪里去了？”她一怔，扬扬手中的早点道：“宝贝，我去给你们买早点呀！”“哦，太好了，有我爱吃的馄饨豆浆……爸爸，妈妈买来早点！”“好的，你先吃吧。”

她回转身，看见男人从洗衣房里出来，他一手拎着她的一件羊毛衫，另一只手捏着一个晾衣架。

征稿启事

1977年，中国恢复因为“文革”而中断10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，以统一考试、择优录取的方式选拔人才上大学。一晃，40年过去了。

有人说，1977年的中国，没有冬天，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，驱散寒冬。关闭十年的考场，重新敞开大门，无数人的命运，崭新出发，一个国家，才有了腾飞的希望。

知识改变命运。1977年以后的每一场高考，改变的不光是个人的人生走向，还深刻影响了整个社会的进步。

在又一个高考季来临之际，本报推出“高考纪事”栏目，征集历届莘莘学子的高考故事。请打捞起远去的记忆，共同记录个人命运与共和国变迁的历史交响。

投稿邮箱：
yxq@cnnb.com.cn

哦，香烟

应敬明

烟，我早就戒了，三年中只抽过六口。每年春节和清明节在父亲的坟头点燃香烟时才抽一口，但不知道父亲抽到了没有。

我曾有二十多年烟龄，以前无论是中国的、外国的、女士烟、雪茄烟，不管好坏，啥烟都抽。有一次，我逗儿子：老爸抽掉的烟钱如果叠起来那是老高老高的，现在为了给你留点钱，就把烟戒了。儿子说，戒烟不为钱，为健康。儿子说得没错，但也并没有完全说对。

我爸是杆“老烟枪”，我读初中时，就曾偷偷地从他口袋里偷来几支烟，和同学蹲在墙角边抽。十六岁高中毕业，我到供销社开小店，那时省内及上海产的烟需要凭烟票才能购买。开小店的三年我倒是不抽烟，可我妈有烟。有趣的是，那时外省烟是不用烟票的，而且可分支卖。我记得卖得最好的外省烟是芜湖牌。那时候农民真穷，穷得连整包烟都买不起。我记得我小店所在村的老文书，隔三岔五就拿着几分钱来买上两三支烟，来时偷偷摸摸的，显得不好意思。有时我看老文书可怜，就会多给他一支（整包烟零卖能多出一支）。每次看见我，我都会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，那位落魄的穷酸秀才。

那时候物资匮乏，布要布票，酒要酒票，糖要糖票，烟要烟票，重要的生活资料都要票。当年能在农村供销社当一个小领导是很吃香的，在那个还吃香的年代，年仅二十四岁的我当上了区供销社副主任，还管着一个镇、五个公社的香烟分配，为此，那时候的公社书记和主任看见我都很客气。当时，我们供销社有个香烟仓库，为了防霉，平时总是掩得严严实实的。但我可以随意进入这空气稀薄密封程度很高的香烟仓库，那是我的特权，我可以随时欣赏整箱整箱的宁波牌、青松牌、上游牌、大前门牌、牡丹牌等香烟。那年代，有谁能在那白得的确良衬衫口袋里，插上上述任何一包烟，走在街上都是很牛的。

我小时候，虽然父母是双职工，但有三姊弟，父亲又嗜好烟酒茶，家里经常人不敢出一天不吃，烟却不能不抽。有一天，我看见父亲一上午都没抽烟，在家里踱来踱去显得烦躁。下午时分，父亲不知道从哪里整出一叠报纸来，他自己不好意思，就叫我去供销社卖，并给我一张烟票。我记得那叠报纸卖了1元2毛钱，我给父亲换回了5包“新安江”。一见到香烟，父亲的神情立刻变得愉悦起来。我成家后，岳父一次告诉我，说我父亲嗜烟，左右兜里总放着两包

烟，好一些的递给别人抽，差些的留给自己。待我们家境好些了，父亲继续抽廉价烟。我工作后经常会给父亲买烟，但到春节他又拿回来给我抽，说习惯了某个牌子，好烟他抽不习惯。

对于父亲，我还藏着一件想起来心中便会隐隐作痛的往事。大概六七岁吧，一次我禁不住百货公司玻璃柜台里塑料扑克的诱惑，偷偷从午睡着的父亲的口袋里拿来五元钱，买了那副扑克牌。这可是父亲大半个月的烟钱啊。过后，我明显看到了父亲断烟后的局促，但他却从未怀疑和责问过我，即便他看见了那副崭新的塑料扑克牌。现在，我很后悔，没有在父亲健在的时候，向他坦白这件事。

人其实最难惧诱惑，由于整天和烟打交道，加上受抽烟的父亲影响，我也吸上了烟，而且烟瘾不小，一天可抽二烟包，抽了二十多年，其间也戒过无数次。现在想想我戒烟的插曲也很有趣。三十岁那年戒烟，我硬是把整条的中华烟和价值千余元的进口打火机，从办公室楼上摔下去，以示戒烟的壮烈。四十岁那年戒烟，当天上午我写下誓言：再抽烟是狗！然而，憋不到晚上12点，我就在字条的字前加上“今晚12点前”5个字，不要脸地为自己开脱、解围。四十五岁那年去湘潭开矿，不幸受了风寒染上严重肺炎，我一边咳嗽一边还在抽烟。平时，我就是一副典型的、灰色的烟民脸。对有烟瘾的人来说，抽烟的感觉是很好的，高兴的时候抽烟，烦恼的时候也抽烟。不是有句俗语吗？饭后一支烟，赛过活神仙。曾经烟给我许多美妙的时刻和回忆，卖烟、管烟，自己吸烟，给人敬烟，我离不开烟。但随着烟龄的增加，烟也确实影响到了我的健康。人这个东西很奇怪，一定要等到上岁数，才明白健康的重要性，一定要等到毛病来了，才想到拒绝恶习、加强锻炼。抽烟，我二十多年来戒了无数次都戒不掉，最长时间仅停吸四天。但不知为何四十九岁那年，有天早上起来，只见阳光明媚，晴空万里，颜公河两岸花香扑鼻，就在那个美好的时刻，我想是不是能把烟戒掉？就这么轻松的一个想法，没有摔烟的壮烈和戒烟的发咒，我就戒成了，至今未吸一支。这事说起来还真是很奇怪，现在不要说复吸，我遇到烟味都避之唯恐不及。

今天，我还是很怀念有香烟的日子，怀念不是想重新抽烟，而是曾经因为香烟，生活中发生过那么多可堪回忆的有趣故事。

哦，香烟！这个东西，它是魔鬼，也是天使。